

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由电影插曲变成片名

■文/张映殊

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成就了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提升了上映于1963年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知名度、延展了其艺术生命力，这已经很难辨明。2020年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新时代国际电影节上被提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确是不争的事实。它优美、深情的旋律，朗朗上口、富有民歌色彩的歌词，穿越岁月的沧桑，仍然能激起一代一代聆听者心灵的波澜，扬荡起对青春、爱情的美好憧憬，对壮美喀喇昆仑山的心驰神往，对离太阳最近的人——塔吉克族独特民俗风情、深厚历史文化的无尽想象。

所以，当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在拍摄、制作阶段，就引发了无数人（包括我）的好奇、关注。尤其是故事的发生地在喀喇昆仑山的塔什库尔干县，故事的主人公是塔吉克族护边员、“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讲述的是拉齐尼守边护边、勇敢落水儿童壮烈牺牲的故事。这些，都成为抓人眼球、吊人胃口的元素，期待影片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同时也暗暗捏把汗，海拔4000米以上的实景拍摄危险重重，非业余演员的表演基准难测，英雄人物事迹的镜头讲述窠臼难逃……随着片尾曲想起，悬着的心落回实处。

两个故事（两条主线）： 实现了“1+1>2”的艺术效果

故事一：拉齐尼在护边员爷爷、父亲的影响、教育下，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思想，长大后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以守边护边为神圣使命，成长为这个家族的第三代护边员。帕米尔高原常年风雪的磨砺，护边员家庭的耳濡目染，使他成为一个脚踏实地又心志高远、思想纯粹的人，像帕米尔雄鹰一样，乐意为家乡、为他人奉献自己。2021年1月4日，在喀什大学培训的他，跳入寒冷刺骨的湖中勇敢落水儿童，献出了41岁的年轻生命。

故事二：刘朝来到帕米尔高原，寻找父亲刘红军当年的足迹。刘红军曾在帕米尔当兵，与拉齐尼的父亲护边员巴依卡·凯迪力别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是幼年拉齐尼及其伙伴们崇拜的解放军叔叔。在护送孩子上学的险途中，一位小姑娘失足落下悬崖，让刘红军痛心、内疚。复员后的刘红军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是毅然留在了贫穷落后、环境恶劣的帕米尔，带领塔吉克民众修桥、修路，以改变高原的交通状况。刘红军的妻子抱着儿子来看他，拉齐尼去工地叫他回家，暴雨降临，工地乱石滚下，为了保护拉齐尼，他永远倒在了帕米尔。因技术人员高原反应，刘朝临时参与盘龙古道公路建设。在与拉齐尼重走父亲当年吾甫浪沟边路时，发生严重高原反应。醒来后，做出了与父亲当年一样的决定，留在帕米尔，为当地百姓脱贫致富建设美好家园。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构的，将它们融为一体，某种程度上是巧合之举。正在谋划构思《盘龙古道》的创作人员，临危受命，接到了宣传拉齐尼·巴依卡英雄事迹主题的创作任务。塔吉克族、帕米尔高原、护边、盘龙古道等等，冲着主创人员的头脑，把两个故事合而为一的思路逐渐清晰成型。这一思路的实现，两个故事，一实一虚，虚实结合，既解决了主创人员纠结已久的盘龙古道故事的逻辑性、合理性症结，找到了刘朝继承父志的思想来源，将虚构的故事落到实处，又解决了拉齐尼事迹中故事性不足、镜头不好表达的问题。这种结合，大大丰富了故事的意义阐释和电影的表达空间，将一家三代守边护边的事迹与军民鱼水情、民族团结、脱贫攻坚等内容有机融合，从而使影片充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旋律和光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呈现。这种结合，解决了“艺术真实”问题，真实的人物身上有虚构的情节，虚构的故事有真实的人物原型，让观众虚实难辨、信以为真，水到渠成地强化了拉齐尼事迹宣传效果。

四个人物： 解决了时代精神的传承问题

父亲巴依卡和儿子拉齐尼。一家三代守边护边的事迹，在帕米尔高原，并不是个别现象，拉齐尼家仅仅是众多护边员家庭的一个缩影。塔吉克族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新中国成立后，守边护边成为他们世代的使命。爷爷、父亲、儿子，他们传递的不仅仅是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更是一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的责任和使命，更是一份拳拳爱国之心。“这一切都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要在护边路上世世代代走下去。”这些朴素、真挚、滚烫的话语是采访时护边员说的，这些话语中蕴含的爱党、爱国、爱新疆、爱家乡的情感和精神力量，在影片

中，通过父亲巴依卡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着幼年的拉齐尼，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同样，拉齐尼以自己的言行教育影响着他的儿子，“爷爷骑马巡边，爸爸骑摩托车巡边，以后我要开飞机巡边”。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人民守边护边的担当和责任，就这样传递、流淌在一代代护边员心中。

父亲刘红军和儿子刘朝。父亲曾在边防连当兵，儿子是海归路桥技术专家，却都选择留在了环境恶劣、相对落后的帕米尔高原，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双手帮助高原人民改变落后面貌，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心愿，就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刘红军的名字，让人联想到他的出生一定与红军有关，或者他是红军的后代，或者是见过红军的百姓给自己孩子取名红军以示纪念，等等。刘朝踏上帕米尔高原，立志寻找父亲的身影，重走父亲当年的巡边路，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在寻找初心，寻找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浴血奋战、勇于奉献的传统精神。当他决定留下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得以延续。

除此之外，两位父亲之间的深厚友谊，通过两只鹰笛留存、奏响。“两只鹰笛，就是两只翅膀，你一支我一支”“我会一直看着你来的方向”，这样的语言让人落泪。塔吉克族素有“鹰的民族”的美誉，雄鹰、鹰笛、鹰舞，鹰的意象已融于他们的文化、血液。这两支鹰笛，代表着风雪戍边中结下的战友情，代表着工地上埋头苦干的兄弟情，代表着困难临头你帮我助的军民情，代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鱼水情。他们完美诠释了拥军爱民的意义所在。

两位儿子之间的友谊是现在时。对于拉齐尼，是接待好红军叔叔的儿子，延续两家的友情。对于刘朝，是在寻访父亲足迹了却自己心愿的同时，点点滴滴感受巴依卡、拉齐尼父子的亲人般的热情，逐渐被他们身上蕴藉的精神力量打动、暖化。从一开始的看看父亲生活的地方就打算走，到主动帮忙解决修路技术问题，到重走父亲当年的巡边路，到高原反应后决定留下来修路，到路修完后投身当地产业发展，最后，拉齐尼牺牲后他要做巴依卡叔叔的儿子，这一过程是思想洗礼的过程，也是时代精神横向辐射、传承的过程。

一只雄鹰： 彰显塔吉克民族精神和高原地域特色

雄鹰，被塔吉克族视为神圣之鸟。“拉齐尼”这个名字，塔吉克族就是“雄鹰”之意。拉齐尼被称为“帕米尔雄鹰”，这是人民对他的无上赞誉。所以，影片中一再出现一只雄鹰飞翔天宇的画面就是理所当然的，这只雄鹰，既是高原自然之鸟，也是拉齐尼之化身。每当风雪起、灾难至、处绝境、遇困难，矫健雄鹰的身影就会划过天宇，尖利得要划破耳膜的鹰啸就会穿透云层。不畏风雨、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绝境重生，雄鹰代表着的，就是影片中主人公拥有的生命原力和精神特质。鹰笛响起，鹰舞翩翩，谁都知道这里是塔什库尔干，这些人是塔吉克族。况且，还有气焰滔天的牦牛叫羊场面、万马（其实是牦牛）奔腾的搬迁场景呢。新疆电影多年来坚持少数民族题材创作，展现新疆少数民族风情、文化，获得较好的成绩。这在本片中也是亮点。

细节：独具匠心所在

细节最考验创作者的耐心，也是考量创作者艺术水准、独到眼光的标准之一。本片呈现出的诸多细节，让观众眼前一亮，并留在脑海。比如，护边员在边境线上，用红色的油漆描红界碑上“中国”儿子的镜头，片中出现了两次。比如，幼年拉齐尼木头飞机玩具被烧黑烧坏后痛苦流涕，红军叔叔复原前送给他修好的带着军绿色油漆的新飞机。比如，盘龙古道通行之日，摩托车队蜿蜒在蛇形公路……这样的细节，镜头很多，应该是创作者做了很多功课，从大量素材中选取出来的，这些细节生动、真实，每一个都传达出影片阐释的主题、效果。

当在影院里，看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耳边涌动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你会明白主创人员的心思，因为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因为它“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作者系《西部》杂志社副主编)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他乡，还是他者？

■文/左衡

要走进唐人街，需两个步骤：先出国，再从国外环境包围里找到唐人街。这就带来一种文化经验上的双重反差：从本土的舒适区走出，先体会另一国族之文化，再穿过其文化氛围，浸入到熟悉的陌生地。熟悉的是文字、气、味、人群生理特征，陌生的是——毕竟他乡。

有关唐人街的影片颇不少，类型和味道众多，可见唐人街叙事本身就是个复杂而暗含门道的结构。2022年，又出现了一次把这个结构本身当作审美客体的叙事作品，在其出品地美国，英文名叫做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到了中文圈，大陆一般作“瞬息全宇宙”，台湾地区喜欢玩谐音梗，弄出来个“妈的全宇宙”，新加坡用“天马行空”，因为影片末尾出现的英文名片上叠印出这四个汉字（本文亦采此名，下称此片作《天》）。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些名字的出现本身就“全宇宙”。

台湾地区的海报宣传词玩得更加火，“比妈佛更妈佛”。“妈佛”是 Marvel 漫威的台湾地区离奇译法，在能指层面上，与“妈祖”遥相呼应，令人瞠目。编导 Dan Kwan 和 Daniel Scheinert，前一位是华人，中文名关家永，后一位名字如缩写简译，也分别作 Dan、丹。这一连串的信息介绍下来，满是超出影片之外的行为艺术感。

二升声名未显，如果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印象的话，似乎可以说是“21世纪小昆汀加唐人街彭浩翔”。对此片，喜者多赞为天马行空，不喜者或斥为无厘头。无厘头这个词，在此片又回到这个词语最基础的感受：完全没有理性可以把握。可再一想，也实在没有使用理性的太多必要。

笔者愚见，此片叙事固然有种种令人不以为然的角度和声音，但也确实有令人惊异的准度和力度。所谓不以为然，大约是把现实世界或主流电影作为标准。然而很显然，二升原本就不在意这样的艺术观念和伦理教条，我等又何必缘木求鱼？而凭着那份准度和力度，影片直接切入了一种人群的特定生存状态、心灵感受，在“千片万片无数片”的混乱甚至混沌之中，却又放出一毫光芒。这光芒不甚明亮，也似乎没有指出什么方向，但却显示着不肯颓唐下去、仍然拼力为每件事物、每处地方、每个时刻都找出意义来的一股劲头。这股劲头，正是海外华人的某种本质，应予重视。

和《功夫之王》等西方文化语境下进行的中华文化故事一样，《天》采取了现实和超现实二元对立的模式。故事的开始，都是一条唐人街，一家铺子。铺子一定规模不大，装修设施老旧，业务也很老派，店主当然更老，货品和装潢挤得满满当当，且充斥着东方元素。有必要指出，这个看似刻板印象的场景，倒很可能是有宋以来中国市井文化的一种留存。从白娘子、西山一窟鬼，直到江南七怪、成吉思汗，均出没其间。不了解市井，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无从谈起。

此类影片的超现实维度，常见一本正经的胡思乱想：《功夫之王》跑回完全架空的中国历史神话，《天》一口气跑到比妈佛更妈佛的科幻平行交叉宇宙，相比之下，《木兰》可算好的。而且往往有东方大反派：在《木乃伊3》里是李连杰的龙帝，在《尚气十环传奇》里是梁朝伟的文武，在更早的好莱坞叙事里是恶名昭彰的傅满洲。在《天》里，终于轮到年轻华裔了。谢天谢地，毕竟他者和误认的模式换了一种。

《天》的质感和力度，很大程度上来自它有意无意勾勒了华人移民三代图谱。第一代，顽固、保守、英文完全不行，谋生压力和偏见之下，连身形容都显得有些猥琐。老演员吴汉章演过许多此类角色，他刚刚留名洛杉矶星光大道，不知算不算获得一份艺术圈绿卡。《黄飞鸿西域雄狮》(1997)里也有类似的早期海外华工形象，他们生活态度非常现实功利，赌博是绝不能舍弃的，女色是一定要贪恋的，教化是一定不爱听的。徐克开启的黄飞鸿系列始终聚焦于现代启蒙(当然不可避免地以西方现代化为教材)与古代社会机制及民族性负面的张力。但这种焦虑在吴汉章等的形象里却并不存在。

第三代，许玮伦饰演的女儿，憨憨爷爷，以元宇宙的方式慰全宇宙。她的造型置于今日欧美，可谓政治正确：亚裔、肥胖、皮肤黝黑、装扮非主流、同性恋。表面上，她最融入西方主流。可笑的是，诸君请想，年轻人一旦发作起来，哪肯理会政治？政治正确也是该恶的政治好吗？二升用政治正确调侃政治正确，这才基本正确。他们的问题是，想得太过头了，又没能给出足够的理由。一只暗黑面色圈套难观众，且令人有虎头蛇尾之叹。

叙事到了最后，第二代才是关键。他们在

推荐一部常看常新的影片 ——写在电影《二八时代》网络公映之际

■文/汪帆



平台予以转发，《河北日报》摘要转发、《邢台日报》于电影首映礼当日全文转发。

一部创拍于两年多前的农村题材电影，为什么今天拿出来看还有新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编创团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该片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平原一个贫穷落后的小乡村，一位复员战士潘建成因为凑不上“三大件”之一的一辆“二八”型自行车，令一桩美满姻缘历经坎坷又终成正果的凄美爱情故事。影片真实、艺术地再现了年轻的主人公们为了摆脱贫困、追求幸福生活，自发地走上了“组装自行车”的创业之路。在看似平凡琐碎的生活场景中，展现了那一代人“平凡世界”中不平凡的励志精神。他们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更是改革开放的“拓荒牛”。

二是深入开掘人物的情感世界，塑造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人是高级情感动物，艺术典型为情而生，因情不朽。一部《红楼梦》写尽人间情世，一部《人间世》，写尽情感世界中的人间事。张艺谋导演的经典爱情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生动细腻展开两个人的情感世界，从而塑造出两个性格丰满的艺术典型。电影《二八时代》成功借鉴、大胆创新，用近乎于“虐情”的手段，揭示了潘建成和伊春玲两位男女主人

本片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学贯中西外带东南亚，打通加诸次元，拯救宇宙加诸次元的众生、石头以及葡萄等。二升捕捉到这一点，很可能完全出自无意识的直觉。因为他们本来是想找成龙来演主角的。要是成龙答应了，这片子恐怕无趣多了。阴差阳错找来杨紫琼，他们的全宇宙才真的得救了。

杨紫琼的状态，根在《卧虎藏龙》的俞秀莲，那可是把周润发的心头猛虎和章子怡的眼底蛟龙都能平和下来的力量。本来，唐人街美学是俗的，杨能生出秀美；全宇宙叙事是闹的乱的，杨能于“火聚”（佛学语汇，喻烈火地狱般酷烈境地）中开放莲花。她的演艺生涯不可谓不亮眼，但又始终难有机缘再上层楼。以《天》的自身成色和市场走势来看，恐怕仍然很难将她推向巅峰，但如果单从演员的自我修养和作用来说，此片真的可以作为杨的一块纪念石，如片中所见，即便无限洪荒，这块石头仍然眨着灵动的双眼。

杨是马来西亚华人，先进入香港电影工业，再闯荡好莱坞，她的大银幕华人形象深入人心。在《警察故事3》里饰演大陆公安，在《007明日帝国》里饰演解放军军官，都没有違和感，为全球华人喜闻乐见。在文化传播的角度，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

这又引出另一个话题：海外华人在近中国化结构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常说的东南亚，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中心的世界地理用语，中国历史上一度被称为南洋。今天随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表达，以及西方不远千里而来打造各种组织的动作，这一地域正成为世界聚光灯下的热闹舞台。那么，仍然从文化的角度来设想，中国可以在这一场域做些什么呢？对于西方，亚洲的任何地方或存在都难逃他者的意味，唐人街也不例外。对于中华文明，岂不是刚好可以发挥天下大同的信念，举杯邀明月，使他乡作故乡？

归根到底，一部美国生产的商业片中文译名叫什么，可以不重要。但海外中华文化的存在、演进、现代化路径，则很重要。中华文化在本土的母体生长状态如何，更重要。一部美国市场评定为R级的分众态影片引进中国市场与否，也非特别重要。中国电影的发展策略，及其背后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否充分科学、完备、现代化，并朝向更远的未来，则极重要。